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四

東莞 陳建 輯著 西湖 高汝棻 參訂

高鼎煒 校
高子岱

庚子成化十六年

女直入寇
遼東

此時女直
已盛矣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舂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歛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功賞在卽，隱匿不報。于是遼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

北占女坐
為男之兆
唐武后時
有此災時

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
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
賞有差○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
復托外戚言于上固留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
情事可見吉不答○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
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下兵部尚書余子
俊覆題請吉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
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葬復于其左湧
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
甚美不數日患痢死者千人

為野如縣
實無待其
遊戎服男
飾以從上
並受之

七月御史強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甚併怨陳越不行阻止既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即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彞審勘虜情宗彞等阿直意誣珍兵奏遂械珍赴京直捧珍入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汪直專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且自固會安南國侵占城池西畧諸土酋敗于老撾直乘機欲討之郎中陸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若加之兵恐失夷心

時東漢然
于女直止
扶轡于
龜去安南
之投使軍
再與安南
圖未可知

啓邊。竄道禍匪小。直猶懷持不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
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以予尚書。余子俊爲榜吏。至再
大夏密告曰。舉一開西南立燼爛矣。余乃悟。力阻其事。
直因會官議。編脩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
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
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
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
聽事。遂阻。○山東民穿窬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
上。作聲。恠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照數里。○朝鮮
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

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
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
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陘
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
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
苦之紘既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減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承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
一疋敕承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
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
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遇

撫官率屈禮以見絃獨與抗禮畧不爲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爲較絃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絃廉能以絃疏視之直叩頭服罪稱絃賢不置上釋之

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爲文以奇惟相高纖不可過濬考南京各府士凡惟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訂之文體乃復渾厚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彗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以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雲南恕于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

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
怒彈壓之怒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
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
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
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怒廉得之遣騎
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鎔其從者下之獄而投入
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
爲私郵以通滇省會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
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怒復上章極言明王
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

王越邊
從直備取
自以陳越
又從而附
會之一時
皆謂之尤
狂士風
尚可知

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黜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封王越在國威寧伯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注直方。領西廠。得伺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鉞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越。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醜之謀。于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提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于榆林。

威化時去
古未遠形
思安已言
之使見今

既至大同謀虜帳前在威寧海。別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已出塞。越日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子與虜戰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王公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陞進。凱旋封越爲威寧伯。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與吏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疇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

日者廉之
甚又當何
如一

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
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
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
初賓賈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
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奢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
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浪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
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
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
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福建
長樂平地山起。

以陳越爲兵部尚書○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食
沙江中水溢浸田苗蕩居民○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
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
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
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官左密遣人要濂曰田
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勿
爲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
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
也有害吾獨當請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
為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珂張天瑞
等進士及第山身有差○嚴遠東馬市侵尅之禁先是
陳鉞撫遼東奏開馬市于開元廣寧朵顏諸夷每月兩
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冠廣寧不復
來市鉞懼得罪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為中國
用蓋以結柔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
監以文武大吏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變詔聞○鎮
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黨
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

以其治野
之上策

公廉二節
官要成臨
太一言在
廟堂吃緊
之者

武臣中二
神者
數足以久
不朽名者

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
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
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
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
下其章飭勵衆職焉。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都督。廉公有威。蠻夷甚
信。服之。永順保靜。二夷世相仇。信曉以禍福。尋亦解
靖州。及武崗州蠻。久不靖。信巡邊。竟不煩兵。而下
人。沉棧。簡重。被服。儼素。激袍。襁飯。閒居。展玩。經史。出
入。脊。駝。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總兵權者。皆
爲子弟。奉官。信絕不爲。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
日。每用一將官。信絕不爲。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
月。上。皇。帝。二。年。純。皇。帝。

鄉人以苗之易長為不熟之候，插于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興。至八月既望，其日如火，其水如煮者，一旬風雨暴作，水復橫溢，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饑，物盛必衰，理之固然。災異之當紀者也。○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嗣祥卒。

以木工而
得一品于
古所遇

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皆祥主之，自工部管繕所丞，累陞至一品，贈及祖父。母，廢一子為錦水千戶，一子為國子生。卒年八十四。木工碌盡至此亦奇。

木之地宗
廟社稷所
在國係尤
重

冬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虜酋亦思馬因權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邊

將與賊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

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

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

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

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

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焉

都御史何喬新奏以緣邊軍民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獵

子

大八

江王啓

遂民橋

之怨與

律遇虜寇拘執其人莫得免死遂為鄉導侵犯邊境是宜嚴立禁防犯者烟障地方充軍奏上從之

高汝斌曰守把關隘軍情第一機關也少不嚴戒則有桀黠不逞如句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昊

一吳其人者為邊患可勝言哉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層法以輕率妄護下獄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遷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叅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有是命恕下車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

皆屬民
取

或以悅方
純元之想
方來其
皆屬之

已耳。恐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隨者相割濯，爭欲賦其長以自效，以故怨不勞力而治，乃疏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樂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緡綵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大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怨不二年，其久與誓不相當，然皆仿

佛稱賢聖無云。

西胡貢獅子。道中人迎入。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迎送。禮部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除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引珍禽異獸。不育中國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上命中官迎至。則其狀如黃狗。

但頭大尾長。各有鬃耳。

高汝斌曰。春藩之禮。重譯而至。斯蓋進貢之儀。於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甲。求金。各諸侯春秋。訊之。况以中國之至求異物于外夷哉。

都督馬儀。勅陳紙。奸貪欺罔。玩法弄權。克取官銀。營以

陞職侍郎馬文

其激變處情錢輒阻不報復曲爲

誣語御史王崇

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語降官其

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上免其勘問令銀數

在澍調水不備

差操○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

下獄爪發所至于市臣初爲姦盜被捶傷脛號王癩子

凡物至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

出質然近等見上特爲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

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

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爲元寶至二千餘

錠凡江南所有玩罕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伏拘蘇庠諸

生。日錄妖書不修宮。欲得貼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過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免。中貴人杜福。又以中旨下常州。取裁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于是尚書王恕。以巡撫至。上疏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葵。旨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裁江網者。何瓊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汗清覽。至中貴人王敬。欲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國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洵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東殿中貴人尚錦。亦發其狀。上始

心者內經
也經者外
心也豈可
偏廢哉

白沙名動
京師其學

下敬歸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于
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怒。○秋。以廣東舉人陳獻
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
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游居
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
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得焉。嘗曰。舍彼之繁。求吾之
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
有物。又曰。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
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
戌。復遊大學。祭酒邢讓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至是

專主辨明
志願以經
者爲禮節
疾極木然
尚推事會
固多智識
者亦不少
也

誤謂於有
說于主聰
可方論練

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起。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太監梁芳亦慕其名。言于

上待。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卽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爲民。餘貶謫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卽遭禍。謫天下。懍懍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諸。每于上前作院本。一日丑作醉人。酌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酌馬如故。又曰。駕至。酌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怙然傍。

去倭後
以在與笑
之間直是
隱也

一人曰。駕至不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綬戴。繒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與仇殺建人妄報功次。傾竭侵盜。請不法事。乞將明正典刑。藉沒家產。以爲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命三法司會官參擬覆奏。遂逐直并其黨竄斥皆盡。

中外莫不快之

三代時
警備詩
武藝
金堅時宜
古題整作
歌格主阿
丑宜其傳
耶

按汪直輩之斥逐，萌于阿丑之概，諸信矣。更有一二
 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
 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
 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
 公家蓋房，于是憲廟密遣太監尚錦察之，保國即
 撤工，賂尚錦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頑失，丑干上前
 作六部差遺狀，命精澤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
 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

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藩捷，有定州知州
 裴泰者，預饋具以待，趙婦無所不至，直悅之。至是，被
 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不為禮，直因卧公館，孤獨無
 然，適泰至，曲陽迎調，上司直喜甚，求食，泰若不聞，懇
 求曰：吾南行，迎意猶未可測，但求夫馬耳。泰
 掉臂不顧去，噫！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

越相霍初
才不拘小
即如世宗
時吳深家
神祖朝年
三才一流
以

詔削威寧伯王越官爵。追誅券徒。置安陸州。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滸。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典貴。時時稱越才。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虎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抹鷓鴣。侍而一千。

戶桐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督大喜曰寒矣予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歡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倚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野目泉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澗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立拱聽
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謂講官宜
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召項忠爲兵部尚
書尋致仕○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
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
堡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喬新獲虜謀知小王子營
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
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
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師馬亦大舉入寇璽分兵
三千守懷仁寇過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
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

○

杜說言此
然亦明于
大勢

大夏湖廣
華容人居
發方久野
聲最著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十四

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于是衆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墮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散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重得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大夏在職方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遣人言于尚書。其一往見大夏。異謝辭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大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

有志士識
其自別
人具官一
今八節
完及否

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
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參議。官階崇重，何
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累
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乃參政布政之力也。
○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瑄爲貴州右參政。時陝
西饑，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
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姦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
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
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黃綠傳

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
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
如李孜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
事，專為芳發也。故芳輩譖而誦之。○起前兵部侍郎馬
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寬
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趣撫。文升于遼東凡三
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冬旱無雪，十二月詔黜傳
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榮芳被誦，陝西人
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
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瑋傳旨，今後內

從信錄云
子俊爲北
車費用不
貨然遲取
宜不可
用終歸于
廢云

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毀奏明白方行卽日召
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迹自軍囚者餘尚
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總督宣大軍務
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
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
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
悉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
五百餘輛用步兵十人駕拽行且繼以爲陣止則橫以
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

此十字
兄弟車少

學世不爲
而已稱爲
之其人逆
以爲好名
然好名何
通世三代
之上世恐
不好名耳
子勿避好

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
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伺之焉此億
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
其二檣兵車營圖其三檣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檣繩營
圖其五檣檣繩營圖 上覽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輒爲
練武圖以教士卒○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韶
劾鎮守內臣頌恒來索多方民不勝擾又劾珠池大監
黃初捕採禽鳥騷動雷廉復劾梁海百方橫索所過蕭
條梁海者芳之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

之權
共所
亦

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便恣肆無忌上直視
芳不應芳伏地良久起上命調韶于貴州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錦杖之百押
發南京充淨軍以汪直之黨也京師地大震○二月會
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備
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旻白臧王敷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復改選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
兼贊機務○召提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
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饑
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

韓公之
憐非
純潔乃
非若民
公之
非若民

轉正以消
及嗣各得
其宜而已

風聲威
四下為
德并萬人
中無一二
為英何以
得此于明

自明治有制。卷二十四
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親用兵。
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
種繇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明
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使復業。凡一切
征需供饋。蠲省節縮。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
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獎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眾。化為編氓。視
彼勞師殫費。僅成撲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作云。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
稍厭之。既而聞兵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往從之。遊一

公孫殿彭
論若力行
可畏其誠
論其由極
資體驗所
術

以忠道爲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固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衣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躬衣篋。飄處之泰然，嘗講學云：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禪，聘詞失于矜，不知摭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準贖東順德。

平廣東願

以舉之不
忍較尚能
注直之活
龍貪贖
天澤矣

此時官路
久遠盜賊
禁不出聲
二人直聲
震天下後
耐田人戰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六

縣人爲人平恕清儉嘗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

則有司之事也母與焉由是名宜尸說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

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屢日閉門自

經○以僧錄司繼曉爲左世善建大鎮國永昌寺繼曉

者始以滯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實綠梁芳引入

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

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

勅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之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後軍都督程歷張黻諭救

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宗州知州

不人
人之
之

王三原

公悛瘠之

改幾平不

毛

此保萬安

之請也與

其為納粟

納米之匪

術何如已

承昌守之

役可首內

庫數十萬

也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湏知功蹟牌冊并通關遣人繳部○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誅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忠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貨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曰韋瑛囊罪當死朕以從輕調謫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遂梟首于被宰處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內侍傳 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

凡加保傅皆賜熱而
是獨傳奉前此未有

十二月罷傳奉官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覓緣近侍內臣進獻玩珍輒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官不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三閭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

性城居心
惡却巧

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矣。而出于梁芳之門者爲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一日內晏鍾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察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察船縫。須去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罷草。○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年。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壽昌。積置常平義倉。欽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也。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不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

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申刻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時有火光。目矢。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糧米物料。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

慎選大臣。登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攷省。繼曉。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擢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孜省。在江西。爲吏。受賍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逃至京師。貨綠入禁。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尋轉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部主事周軫。因呈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侍郎崔陞。蘇章。因疏星變。爲闡整干政。妖僧蠱惑。庇任壬。

僉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
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
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于
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
少保。時恕上言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
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
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又曰。林俊。張勳。
志在盡忠。而得罪。恐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
復肯爲朝廷言者。命復俊官。因併復勳官。上雖報聞。
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出俊。謫南京。

循理亦正
予古一人

僧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繼曉自知以邪術干進，罪將不容，故偽陳祈免禍。○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外，因謂鑿樞司曰：「若等譖梁芳，合謀傾俊，俊死不得獨生，歸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俊獄將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

以八達之
尊以余公
之正尚不
領信他可
知也

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
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碎汝首矣。敏辭鬱鬱。尋死。章璉以
寶石進求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
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
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
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
恩輒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
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奏上言。切直。恩每
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
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

得已帝出
下飛虎東
方也太山
高東嶽故
以類應

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汝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

兩實西薄萬安安開憤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單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翊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朱書封字尚華昌見之謂劉翊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

皇朝去事錄

卷之二

日純皇帝

復展

陸為中家
而為為從
厚好險行
徑大柳若
此

附三人
油明最
似年

朝廷若不去瑣必壞大事等語安等得
名文費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推冀太監扶持昌
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刑無及矣安等曰必不
得已令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胡日期乞
致仕詩之安等復請賜給驛馬胡性至孝每汲水于
基側三年父繼沒復處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
號其所居曰仁孝里來祠祀之賜諡文
和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進賢

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
機務

天順中彭華為編脩以多支廢條生除名賴李文達
救解洎李汝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為安結為心腹
以故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絃邢讓陳鑑與其同鄉劉
宣羅璟蔡相繼斥逐華實與其九國中累尤極其醜
詆云○守溪長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珝
任職劉吉陰刻待昭德宮好弄玩中外有結內臣進
實玩則傳旨與寬以是府庫竭盡實還三人不出一
語淨效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語吏部

學耳國史
亦為辨其
証云
胡論汪直
後至是方
以改省去
故湯城之
有特而然
也

尹吳與胡皆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
毀滅劉明遂被安以計排去之吳亦繼罷去山東在
朝者為
之一空

戊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
既而竄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
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
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純獄

謫思南府通判

高汝柘曰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
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
諱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
及令失信尤中上謀遂落職

罷巡撫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議築邊牆依倣
榆林計工筭數行之惟艱物議誼騰故罷

黃光昇曰聞之視師延授者故老之言曰鎮城舊在
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苦荒廢
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
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
役猶可言也顧健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
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基竟失鎮鎗虜騎長驅
直闕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
之則宣大之役豈諫交章非無自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太和人李孜者鶴之也
舊制自無南京人內閣者自直始

張舉不命
風保已自

張及復上
張明新視

士大夫不
發一言以

扶公道者
皆聚之羅

人也

聚雖難史

具有肝膽

是具日馬

士權形迹

匠王大臣

一輩士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督學南京愛士有聲陞今職
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私買備賑給務為惠養計提
督市舶章春倚進貢為姦利殺戶苦于供需特減三
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
答刺國使臣春利其貨不問憑發其偽時又有散馬
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
清剌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
其謀必貽諸番之笑春怨選每事阻抑乃中以他事
而人咸嫉選反誣撫選黨北高璠上怒遣刑部員
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受鞠之行同愛長春
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
等阿春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
義盾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果意
在侵欺發焚屬官志國報謝漸罪當徙奏聞詔奪選
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教萬人號泣遮路
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
訟其寃不報正德中
贈光祿卿贈泰憲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龍旻之子旻驛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
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翊同鄉
相與調位與安並欲害旻爲翊所沮翊因爭易歸事
爲安所讚罷安遂引尹直入闕直尤與旻有怨初禮
部侍郎缺直時爲侍講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薦舉不
允內批以直爲之旻既而直若受起復補南京禮部久
之經營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托
李汝省讚旻于上而復舉科道勅之言旻縱其子
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緝永新廷
鞠之龍遂爲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連及旻鄉里
故舊皆降
謫外補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
汝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
江西人故協謀濟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爲右

都御史擢新建謝一夔為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為吏部
侍郎高安黃景為禮部侍郎與議喧然不平惟羨旰江
何喬新之介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綠京宦佃
戶高聚占怪不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
謂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
孜省密奏里開其為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
孜省之為也

擢浙江叅政馬寅為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
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
無聊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禍不少

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
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
臨清

實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
無黨援自坐仕郎者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
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
生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
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
年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謙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謙文毅

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
人心洶洶精力至孱議請却王即真大位俾南遷之
說及回鑾盧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琬易諸事多阻之
已而曹石用權輅致被擲波構論制賊民化初復官

正統賢佐
尚文毅

輅致志
一事亦

足錄况合
軍事關係
千古而其
人府及

首疏新政入事及陳彈盜七事力爭
德景皇位號婉詞引立東宮
此止玉皇齋醮疏汪直
十罪以罷西廠
其立朝之大致也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祿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汰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爲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辭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爲定制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光一英品
社稷貴固

臣鳳翔縣遊人傑傲有氣節買入大學道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許之祭酒費閉

臣月七年奉詔
卷之二日地皇帝

三

不知也。惟其異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復有宮校宣臣至左頤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梓橛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問闕而大慟。臣名遂播天。後授雲南，考如知縣，左遷應天府丞，揚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請之也。○葛貴妃卒，葬天壽山。

按妃山東青州清城郭人，父貴為縣吏，謫居蜀州。妃十四歲，選入掖庭，及命侍。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布符進獻，生皇子一人，未甚而寤。妃亦自是不復娠，而上之愛不弛。比被以貢賦，買辦料飲，民計極作，或福弄兵，禍皆歸妃主之也。本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遷居于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親堯宗仁，屢置不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論德吳

寬爲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喻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妒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妻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

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

召皇太子至命早卽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巳丑

即堯咨舜
命何以加

上崩遺詔論文武羣臣○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
情○理○臨○以○蒞○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
必○專○遠○邪○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惟○遣○將○薄
伐○不○勤○兵○以○竭○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嶺○海
時○有○寇○竊○推○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
上○理○學○褒○封○儒○賢○江○淮○大○稜○截○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
省○過○臣○僚○進○諫○卽○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遣○謫○旋○蒙○車
復○若○乃○尊○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褒○恤○于○謙○其
于○愛○憎○恩○怨○絕○無○介○蒂○粹○然○于○天○理○人○彝○者○也○以○故○雖
屢○有○彗○字○之○災○而○國○家○康○靖○有○繇○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卽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
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爲皇太后 冊妃張氏爲皇
后○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
宗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
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
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掌職
事并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
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

蜿蜒如龍。朝寧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
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
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
殊無厭足。少傅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
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
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
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謙純正。可決大
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
哉。宦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

矣疏上不報

賀四川合州人。義敏過人。文思警拔。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計借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去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一疏使進君去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是年王薨卒。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與鄒智及御史湯壽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抑權立法。進賢納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請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稟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雜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整 茂陵。○詔

文祥與高
安國年進
士安孫其
才使題書
熈父祥走
萃爲云平
米風雨珠

常事莫祀
天恩作已
恩年所之

集議祧廟

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常祧廟乃下禮部及群
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 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

復推則

德祖親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

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廟升祔當祧懿

祖當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

廟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

儀于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

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屈 懿祖之上，行禘祭之禮。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緝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削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

懷恩實以人才之削

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舉不欲其在朝居之南京雖
陛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詰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
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史
部左侍郎召廷樞直隸都御史彭韶為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淑妃紀氏為孝穆慈惠恭恪莊信崇天承
聖皇太后稱蓋茂陵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
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

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凡有孕者百方體之孝穆太后嘗
為宮人無寵時有宮人當直宿者病而強孝穆代之遂
有孕貴妃知之使醫墮焉竟不能下乃潛育于西宮報

曰已。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內殿，咄嗟自嘆。一內使
跪問故。上曰：汝不見百官奏耶？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于是
太監懷恩頓首言：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匿不敢聞。
上即勅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服入賀，遣使往迎。皇
子使至，宣詔孝穆。袍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見黃
袍有髮者，即見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
奉天門下。上袍置之膝。皇子輒抱。上頸呼曰：爹
爹。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特孝肅居仁壽宮，恐皇
子爲貴妃所傷，乃語上曰：以見付我。皇子遂居東朝一

日上出宮，貴妃召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兒去母食也。」太子至中宮，貴妃賜食。太子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見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以致成疾。孝廟既生，項上有數寸許無髮，蓋其藥所中也。又曰：太子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孝穆死，或曰孝穆自縊云。

時有縣丞徐項者，上疏請究一呈批，究之由以復不共載天之難，當時診視太醫院，皮在野治中吳廣俱宜速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木請向萬家親戚，內恭曾徑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以萬家道好，懼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其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是。」先帝之惠，安等喜曰：「此言是也。」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請求親屬之在廣西者，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和恩，命宮中進

屬如
后禮。

勇進

天德帝

萬安罷安結萬貴妃兄弟逃偷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
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損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
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
安與之爲心腹。取爲庶吉士。推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
術。忽宗廟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闕下。曰是大臣所爲乎。
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
復以其疏至闕。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號泣乞哀。猶無去
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

第安又在內閣不去。人或發訊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諡文康。其子昱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爲廢妾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得常州
與人

擢吏部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禮部右侍郎寧國子監事丘潛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權禮部尚書賜金帛。命戶部刊行。○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等。

利無取也。後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

雲南按察副使。

滇俗從釋信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地捐釋。俊與約。積薪焚之。果絕。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竣邊方諸濟詞三百六十條。

加祀先師。邊豆舞佾。○兵部尚書王竑卒。竑江夏人。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給事中。值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及至守城。巡邊皆有戎勞。設粟賑荒。民多再造。胥漕則奸貪畏憚。巡撫則恤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調濟。蓋一代之偉人。○以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

三
三
侍郎孔昭力學有守志趣卓然在文選十五年汲汲以
人才爲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譚云見其
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信至言也